

峥嵘岁月丛书

小米的回忆



曹靖华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 XIAOMI DE HUIYI



峥嵘岁月丛书

小米的回忆

曹靖华 著
谭桂林 选



安徽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万直纯

装帧设计:鲍云鸿

峥嵘岁月丛书

小米的回忆

曹靖华 著

谭桂林 编

出版: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发行部(合肥市桐城路145号)

邮政编码:230061

经销:新华书店

排版: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

印刷: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15.5万

版次: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36-2068-2/G·2604

定价:10.2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言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数十年，无数革命者用汗水、热血、青春、生命，用信念、情操、意志、智慧书写出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历史华章。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增添了无尽的前进动力。所幸的是，峥嵘岁月里诞生的以及后来追忆峥嵘岁月的散文为历史存照。老一辈在这里缅怀峥嵘往昔；新一代在这里认同光荣历史。我们荟萃这批散文精品编成“峥嵘岁月”丛书正企望达到这一目的。

入选作品大多直接产生于戎马倥偬和艰苦奋斗之间，也有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特殊情境的触动而写成。它们的作者有文化工作者，有专业作家，有政治家、军事家，有普通战士，有革命前驱，有年轻的后来人。所辑各人作品篇章多寡不一，有单人专集，也有多人合集。就总体上说，作为摄取中华民族

心灵图影的一卷珍贵底片，它们以“有意味的形式”，浓缩了数十年来我国人民战胜苦难、走向胜利的进程中丰富美好的精神世界，特别体现了秉赋着无产阶级革命论和美学理想的几代革命者的磊落胸襟、高尚情操和优雅情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

阅读这批散文，现代革命一幕幕雄伟的场面，鲜为人知的一个个激动人心、情趣盎然的生活片断和细节，抚今追昔不尽的感慨与沉思，令我们格外神往。作品中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真实赤诚的心灵袒露，使我们在绚丽辉煌的阳光中受到了一次次洗礼，一次次震撼。此其中，共产党人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豪情壮志；正确处理个人、集团、阶级和民族利益的关系，以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革命事业的博大胸怀；革命者在复杂、险恶环境中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和一腔正气两袖清风的高风亮节；发扬革命传统和民族优良传统，继往开来的历史主义情怀；热血青年一心向往革命、苦苦探索人生道路的执着与热忱以及对友谊和爱情的忠贞……这一切无疑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它们对于我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然大有助益。读者当会获得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崇高、优美的审美感动。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

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①显然，这套丛书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意趣，正是切合这一要求的。

我国散文传统深厚，源远流长，和诗歌一起，长期为文学正宗。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散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②。鲁迅、朱自清、冰心、郁达夫、林语堂等，都以各自的心血和创作为创建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异彩纷呈之中，感慨悲歌，关注民族苦难，忧及国计民生，成为现代散文的主调。及至三四十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空前剧烈，这个主调也便极大地强化着，虽有民族苦难之下的哀吟叹息，以及希望通过对“性灵”、“闲适”的提倡以求得逃脱的一路，但和广大人民群众共通着命运的革命的战斗情怀，却是散文中的时代最强音。全国解放以后，主调散文尤其受到推重，虽然屡遭曲折，终不能熄灭其光辉。新时期的散文园地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7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第576页。

百卉齐开，自有难得的进步。但也有人主调散文生出鄙视，以为它“情感单调”，“不真实”，“不美”，特别是在品茗聊天的闲适散文和宣泄牢骚的情绪散文形成倾向的时候，这类论调颇有一些市场。

这套“峥嵘岁月”丛书无疑属于三四十年代以来创作的主调散文。现代中国革命及建设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到战略决策、历史风云、时代变迁，小到长征路上的一堆篝火、狱中斗争的一纸遗书、恋人赠送的一支钢笔，无不作者所调遣。记、忆、悼、颂，或综合于一体，或各有侧重，或于叙述中抒情议论，或直抒胸臆，或于微观中见大千世界，或以一个系列展示并剖析重大事件，都能随情赋形，自成佳构。它们有的汪洋恣肆，大气磅礴，有的简约精妙，情思超拔，有的平实朴素，意趣深厚，有的质朴雄浑，寄寓高远，如此等等。它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虽然主调散文中出现过莠草，但主调散文并不单调，它是思情融会的多声部组合，内容、形式、风格多姿多彩。它不仅不排斥而且注重散文的审美功能，尤其致力于真善美的统一，它使美丰富了，升华了，获得充实饱满的时代内涵。它当然不排斥其他类型的散文创作，更不要一花独放，但是在现当代文学史和散文园地中，它自有其不能替代的意义和不可磨灭的价值。

当然，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并不是要与时下的

某些浮浪文风争一时之长短，而是出于我们的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用优秀作品鼓舞人，并以此显示主调散文的真实风采。艺术精品的典范性是不可抗拒的。它的问世，将与那些在金钱至上主义面前献媚取宠，在西化思潮中忘乎所以，以及玩世不恭消极颓废的作品，构成尖锐对比，使各自本质显露，也可能会使那些平庸作品的某些作者在相形见绌之下生出反省，以图自我的完善和文风的新变。倘若如此，那也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这套丛书有《母亲的回忆》、《生命的颂歌》、《永恒的春天》三本多人合集，和《大地山河》、《窑洞风景》、《小米的回忆》、《我歌唱延安》、《平原的觉醒》五本个人专集。原打算还有一些个人专集出版，但因为发排在即，编选者一时难以收全资料，怕影响了质量，故暂付阙如。故有些作家的作品虽广为流传，本丛书也未及单行编选。所有不尽之意，望能得到前辈作家和读者的谅解。丛书得到了张爱萍将军的热情支持，为之题写书名，还得到了许多作家、评论家的帮助，我们在此一并致以敬意和谢忱。

主 编

1996年5月

导 言

曹靖华 (1897—1987)，原名曹联亚，河南卢氏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作家和教育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曹靖华就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热烈追求进步，曾被选为河南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中学毕业后，曹靖华来到上海工作，并且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又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回国，在北京大学旁听，参加了进步文学团体“未名社”的活动。1925年受李大钊派遣，奔赴开封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苏联顾问团翻译，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革命失败后，曹靖华再次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等校任教。1933年秋回国，曾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等校担任教职。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曹靖华随校迁至西安、汉中等地，但不久即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马列主义的

“罪名”从西北联大解聘。被解聘后，曹靖华带着一家四口，越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到了重庆，受到周恩来的热情关照，并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参与中苏文化协会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终于迈进了自己“长期向往、日夜思念的家”。新中国成立后，曹靖华担任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兼系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世界文学》主编等职。曹靖华在文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在翻译方面，从20年代初开始，他即从事进步的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的译介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坚持不懈，所译作品有《铁流》、《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油船德宾特号》、《保卫察里津》、《城与年》、《虹》等近30种，约300万字。鉴于他在中苏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巨大成就，1987年5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同年8月，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曹靖华虽然以译著行世，但他的散文创作也是独成一家，在当代文学中产生过较大影响。在60年代以前，曹靖华写散文是偶一为之，数量很少，他开始大量地并且有系统地写作，那是在1961年春天之后，这之间还有一段颇为感人的故事。1961年春天，中国作协书记处开会，号召文艺界切实贯彻党的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新老作家挥毫上阵。这时，一位报社的编辑来到曹家，他既不像威风凛凛的大主考命题作文，也不带任何框框套套硬挤，因而深得曹靖华好感。两人于斗室之内，促膝谈心，相当投机。曹靖华多年从事进步文化工作，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现在党在号召繁荣文艺，他的眼前不由得又浮现出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党对文化工作者的关怀与指导。他满怀兴奋地讲述着，编辑同志也满怀兴奋地聆听着，但是就在这纵情畅聊之间，编辑乘机截住了：“别忙，有意思，写下来吧。”于是，曹靖华恍然大悟，知道对方原是“聊”文章来了。兴致既然已被激起，曹靖华遂一发不可收拾，写下了散文集《花》中的大部分篇章。十年浩劫之后，曹靖华在原有散文的基础上，增补新作十余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印，并更名《飞花集》，借唐代诗人韩翃“春城无处不飞花”之名句，以对锦绣一团的祖国大好形势深表感奋的哀情。

正是由于这种写作契机，曹靖华的散文小品创作的主题是很集中的，除了少数篇章是感物即兴、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和赞美解放以后祖国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之外，绝大部分作品都围绕一个鲜明而重大的主题展开思路，遴选材料。这就是对革命时代峥嵘岁月中的斗争生活的追忆缅怀。在中国共产党率领劳动人民浴血奋斗争取解放的数十年中，革命的斗争是在两

条战线上展开的，一条是政治军事战线，另一条是思想文化战线，曹靖华作为一名进步文化工作者，从20年代起就活跃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俄文艺，为中国普罗文学的萌芽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当曹靖华提笔缅怀峥嵘岁月中的火热斗争生活时，对文化领域中的战斗风云、人事掌故情有独钟，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不尽铁浪滚滚来》、《风雪万里栽铁花》、《港版〈铁流〉前记》等作品，详细叙述了《铁流》这部苏俄名著经过重重关阻终于在黑暗的中国出版发行的坎坷历程。在国民党文化箝制政策的“岩石似的重压之下”，以鲁迅为首的进步文化界历尽千辛万苦、宛委曲折，使《铁流》在读者面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把这部反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的作品送到中国读者手中，指引、鼓舞着一代代的读者在革命道路上奋然前行。这场斗争充分体现了进步文化战士们的经验和智慧。曹靖华作为《铁流》的译者，回首当年，自然豪情迸发，溢于言表。《怀念鲁迅、法捷耶夫及其它》回忆自己为鲁迅所译的《毁灭》搜罗作者像及有关插画的故事，从中可见鲁迅与法捷耶夫这两个文化巨人相互之间的神往心仪；《好似春燕第一只》记载苏联作家王希礼在翻译《阿Q正传》时与自己的交往；《风雨六十年》记述自己初次去苏联时在远东火车上的一次历险。这类散文不仅

有艺术价值和认识价值，而且具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现代中俄文化交流的真正的历史写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政治军事领域的斗争固然惊天动地，思想文化领域的战绩也是异彩纷呈。这些以笔为武器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同前方的将士一样有流血、有牺牲，一样面对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今天，当许多文化人拜倒在金钱的脚下出卖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时，我们重读曹靖华的这些小品散文，只觉得正气浩然，令人肃然起敬。

20年代末及30年代前期，曹靖华曾以郑汝珍、亚丹、联亚等化名，与鲁迅通信联系，并在国外代鲁迅投寄革命书刊、版画及代译文艺资料，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逝世前一天写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寄给曹靖华的，对与鲁迅的这段交谊，曹靖华无比珍惜，他的散文小品相当大一部分都有涉及鲁迅的内容，有不少篇什专题回忆鲁迅对自己的指导和爱护，回忆鲁迅在进步文化事业中所起到的领袖群伦的伟大作用。尤其是有的散文注重从细微末节处来描绘鲁迅的性格特征，使这位文化界导师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其高风亮节，读来也感人至深，非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者难以摹状得如此逼真和传神。在翻译俄苏文学时，曹靖华与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前驱瞿秋白烈士也结成了莫逆之交。1951年夏天，曹靖华随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到

江西瑞金等地访问，曾特地要求到瞿秋白就义地长汀去凭吊归土多年的老友，并且写下了《罗汉岭前吊秋白》一文。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怀念瞿秋白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罗汉岭慢慢儿留在身后，秋白的面影，浮现在我的心头，秋白的声音，萦绕在我的耳边。半生往事，均历历在目……”这里，有烈士就义的从容壮烈和死后的寂寞荒凉，有秋白明知病重却拼着性命工作的忘我精神，有鲁迅与秋白之间的信任和知己，也有秋白对“我”的帮助与期望。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无比欣慰地告祭秋白在天之灵，“你用自己的生命开辟的新土地”已经在中国出现。同时，作为读者的我们也能无比欣慰地看到，瞿秋白认为中国文艺田园太贫瘠了，曾要求曹靖华作一个引水运肥的“农夫”，这一期望也已经由曹靖华和他的同事们圆满地实现了。特别要指出的是，曹靖华作为一位知名的进步文化人士，每当生活遇到困境的时候总会得到党组织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因而他与党的领袖人物多有联系。《永生的人》和《忆董老》等篇表述的就是一个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对党的关照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由衷感激，以及对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伟大的人格所具有的深深敬仰。读了这类散文，我们就会真切地领会到作者在《飞花集》新版后记中所说的这段话：“我不会写文章，但作为党长期关切、栽培的文艺队伍的一名勤杂人员，总想把生

平所见、所闻、所感写出来，留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饮水思源，知所奋进。文章虽不好，但我那颗心啊，一想起党，就象万顷波涛，汹涌澎湃，排山倒海……”

曹靖华没有在革命根据地生活过，但是他对革命根据地人民有着无比的敬仰之情。新中国刚刚成立，曹靖华就参加访问团走访江西老区，向革命根据地人们带去人民政府的慰问，带去革命领袖们的致意。以后，曹靖华又多次访问国内外的一些革命圣地，在这些访问过程中，曹靖华先后写下了《三五年是多久》、《艳艳红豆寄相思》、《风物还是东兰好》、《红岩归来》等篇章，讴歌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坚强意志和不怕牺牲、敢洒热血的无畏精神。《三五年是多久》一文的标题就很新鲜别致，提出了一个问题让人悬想。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瑞金北上抗日，毛主席向根据地的人们发下话来：三五年就回来。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八年又过去了，红军还没有回来，但革命根据地的人们坚信毛主席的话，在血火中苦熬，盼望着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终于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瑞金，人民从血火里站起来欢喜地重建自己的家园。1934年到1949年，恰恰三五一十五年。这当然是一种数字上的巧合，也是革命老区人们对红军去而复归的一种浪漫性的解释。曹靖华之所以对这种巧合与浪漫性解释怀有浓厚兴趣，无疑是因为他从这

种浪漫解释中看到了老区人民对共产党的无比忠诚与信赖。在曹靖华看来，去革命根据地参观访问，不是为的猎奇，也不是为的游山玩水，更不是居高临下的去俯就，而是去学习，去接受教育的，所以在他的此类文章中，往往会出现一位革命故事的讲叙者，作者本人则是这位讲叙者虔诚的听众。而且，在此类散文中，总是回旋着一个主题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得之不易，应该好好珍惜。”对于以革命根据地峥嵘岁月生活的回忆主题而言，这种主旋律当然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当岁月流逝、川水不再，人们逐渐远离传统、忘却传统的时候，曹靖华的这些话既语重心长，又是警钟长鸣！

曹靖华对当年革命岁月的描写，大部分是在建国以后完成的，采取的是追忆方式。这种主题内容决定了曹靖华散文创作一个重要的艺术特征：抚今追昔，时空交错，在时间、地点、场景的移转方面任意切割，不受拘牵。这种交错移转，有时是为了今昔对照，如《风物还是东兰好》，作者首先写今天“漫山雪浪翻腾银光万里”的宜人风光和各族人民亲如一家辛勤劳作的祥和景象，然后再写昨天反动派围剿时的烧杀掳掠、人烟绝迹，两相对照，衬托出了根据地人们依靠党，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乾坤、把荒山变成乐土的主题。有时则是为了涉笔成趣，如《小米加步枪》中作者在叙述自己和鲁迅关于南方小米的一场谈话

后，突然时间就移到了解放初年，通过一位搞农业科学的同乡之口解释了南方小米不好吃的疑惑。虽然突兀，却让人会心一笑。曹靖华还很善于将诗的形式特点引进到散文创作中去。他在《谈散文》一文中曾说，“不但诗讲节奏，散文也该注意这些，注意音调的和谐，应该下字如珠落玉盘，流转自如，令人听来悦耳，读来顺口。”他的散文小品创作确实是在这方面下过功夫的。如《三五年是多久》，作者运用重复排比的手法突出“三五年”这个关键性的词语，同时，将“血火里，想念红军、共产党、毛主席。我们的天坍了。毛主席啊，我们由春望到夏、由秋望到冬，眼睛都望穿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呢？”这段充满感情的主题曲穿插重复了四次，不仅强化突出了根据地人们盼望红军归来的急切心情，而且使文章节奏抑扬顿挫、读来诗意盎然。曹靖华的诗人气质还表现在他的散文创作饱含着情感，文中所叙之人或是亲同手足的密友，或是仰之弥高的导师；所叙之事，或是亲历之风险，或是心向往之的战斗业绩。所以，曹靖华的散文小品是用心血铸成，字字看来都关情，没有散文创作常见的敷衍之病。据说，《罗汉岭前吊秋白》一文曾交秋白夫人杨之华过目，杨之华边看边哭，泣不成声。此文之所以达到如此感人的境界，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读者的特殊身份使她容易产生共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曹靖华在作品中特意改用第二人称，直面